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# 荒原春色

張 勳 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# 荒 原 春 色

文艺月报编辑部编

张 敬 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共收作品六篇，都是出于新作者之手。这些作品的题材是多样的，反映的生活和时期也各不相同，但都富于生活气息。《敲大鑼的人》细致地刻画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，她在为生产大跃进创造条件的冬耕中间，走在最前面。《荒原春色》是开垦北大荒的散记。《夜行》反映出了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怀。其他几篇，也都相当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。

工农兵创作丛书(38)

### 荒 原 春 色

編輯者 文艺月报编辑部

著 者 張 勳 峰

\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42 印张：2 1/3 字数：39,000

1959年8月第1版

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0947

定价：(六)0.17元

## 目 次

敲大鑼的人 ·····	綏 民 1
柱日吉 ·····	亦 石 20
夜行 ·····	猷 焯 40
我的朝鮮朋友 ·····	李 八 48
荒原春色 ·····	張 勳 66
捕魚船上 ·····	張 奧 第 29

## 敲大鑼的人

綏民

傍晚，昌秀英拎着一面銅鑼、一個鬧鐘來家，迎面正碰上婆婆出來倒洗碗水。她看見媳婦拿着銅鑼和鬧鐘，就問：“把這些東西拿回家做什麼？還能叫你敲大鑼不成。”

“對，大隊長叫我敲大鑼！”秀英一面笑着，一面把鬧鐘舉到耳朵旁邊，聽它的答的答的聲音，覺得挺新鮮、挺有趣。

“唉，你啊，攬這些事幹什麼？人家推還推不掉，你還朝自己身上拉，你能挑得了這副擔子？”婆婆把水倒在缸里，也望望小鬧鐘和大銅鑼，又是關心又是埋怨地說。

“大家都不挑，總得有一个人挑，再說，大隊長看得起我，我還能不識抬舉？娘，你放心，媳婦不會給你丟臉。”秀英說着，提着大銅鑼、小鬧鐘

进房去了。她知道婆婆是一片好心，怕她承担不了。这敲大鑼的事情也确实不简单，还很費了大队长一些脑筋呢。

原来，打从乡里布置了冬修任务，而且县长又亲自在无线电喇叭里下了冬修命令，安徽巢县拓皋区庙岡乡光明社的二大队长王远煥，在組織、調配劳动力时，就一直思虑着要找一个有心机的人敲大鑼。敲大鑼是个很重要的工作，辛苦劳累不說，还得准时，有长性。这是关系整个大队三百七十多个社員起早摸黑修坝的大事，也是能不能保証提前完成修坝任务的大事情。敲鑼的人要象自鳴鐘一样准，不能迟也不能早。大队长先后考虑了三个人，可他們都不敢接受，不是說不会看鐘，拿不穩，就是說自己好睡失覺，不能誤了大事。最后，他才决定要昌秀英掌大鑼。昌秀英起先也有些胆怯，但大队长却認定了她不放手。她是黨員，又是妇女中的活跃分子，社的監察委員，乡妇女委員。虽說年輕，才二十岁，又剛过門不久，可在队里工作扎实，能干，只有她頂得住。大队长做了好半天說服工作，教了她开鐘、看鐘的方法；并告訴她，鐘上

的小針撥在六字上，到六點鐘它自己會當當地響起來的。說了好半天，昌秀英才接受了任務。回來給婆婆這麼一說，她又坐立不安，總覺得自己肩上壓着一塊大石頭。

明兒就開始冬修，這是頭一天，天不亮她就得起來打鑼，雖然大隊長一再說六點鐘鐘會自己響起來，可她却耽心誤了事！要是機器壞了，到時候它不響怎麼辦？昌秀英這一夜上床很早，但總合不上眼睛；每隔一會兒她就睜眼看看屋頂上的天窗有沒有發亮，或者把洋油燈芯捻大，看看鬧鐘是不是照舊在走動。鬧鐘不慌不忙地的答的答地響着，象一個慢性子的人，不管你怎麼焦急，它還是不緊不慢地跨着步子。

昌秀英望望長短針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兒，心里就惶惶不安。真要命，它怎麼不轉呢？是不是機器壞了？她側着耳朵听听，鬧鐘還是的答的答地響，她委實不放心這個東西，就索性披衣起來，推開堂屋門向外望望。天上，一片烏黑，看不見一顆星，三星也不知多高了，看不清早晚，估摸離天亮還早，只好返身回來再睡。

當她關上堂屋進門的時候，婆婆在西房里

叫了：“秀英，你怎么半夜三更就起来了？”

“我怕誤了事，起来看看天色，娘！”秀英声音顛顛忽忽地說，室外一股寒气冻得她簌簌发抖。

“不是有钟嗎？半夜起来当心受凉！”婆婆說，听声音她也披衣坐起来了。

“钟，我怕不准……”媳妇說，随手关起了房門。婆婆却还在西房里嘮叨：“我說嘛，一个妇道人家，哪能弄这个……”她呢喃了好一陣，才靜了。昌秀英以为婆婆睡着了，其实，婆婆这一夜和她一样，也沒好好合眼；她在为媳妇耽心，敲大鑼不是玩的，敲得不准时就会坏事，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她也就惊醒了。

昌秀英实在累了，倒在床上，不觉模模糊糊地就睡着了。忽然，一陣鸡叫声把她惊醒。她猛地翻身起来，披上衣服，听听钟还没有响，又躺下了。大队长說过：“鸡啼三遍的时候，钟就会当当响，那时正好六点！”現在，鸡才啼头遍，她不睡下还能坐着尽等？她捻亮灯看看钟，长短針还是沒大动，而滿村子却到处鸡啼，这只剛鳴过，那只就应着啼，东一声，西一声，光听到喔喔



喔，喔喔喔，根本分不清是头遍啼还是第二遍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全村的公鸡忽然都不啼了，刚才热热闹闹的鸡啼，一停下来显得格外静，静得怕人。好一会，她忽然发觉刚才那清清楚楚的、的答的答的声音，也随着鸡啼消失了，赶忙拿起钟，摇了几摇，钟还是不响。

这可怎么办？钟停了！她按照大队长教的办法去开钟后边的铃铛，可刚一扭，闹钟就当地当地大响了一阵，把她吓了一跳。钟响了，她连忙披衣起来，顺手拿起那面大铜锣推门出去。

“哪一个？”婆婆听到门声又问。

“娘，是我！”秀英慌慌张张地回答。

“死丫头，鸡才啼头遍，早着呢！”

“不，钟响了！”说着，她已走出家门，只见满天乌云已经散开，一弯月牙从云层里露出来，吐出一片清凉的光，四边比刚才明亮得多了。她也摸不清迟早，就匡匡匡敲起大锣来，锣声在沉静的夜色中格外响亮，象个粗喉咙的天汉在一声声高唤：“快起身，下地了！快起身，下地了！”

锣声传遍了全村，全大队的人都赶到广场上来集合，有拿锹的，有挑筐的，还有的见天不

亮，提着个小馬灯。等到大队长王远煥赶来，看看馬蹄表，才发现小鬧鐘果真停了。他这才想起昨儿只顧說服秀英打鑼，忘了上发条，而現在，估計大概才四点钟，离天亮还早着呢！

有几个社員，搭拉着眼皮沒睡醒，听說昌秀英敲鑼敲早了，就冷一句热一句地說开了：“嘿，我們大队敲鑼的积极过分啦，半夜三更把人吵起来挖土。”你一言他一語的，說得昌秀英可不是个味儿。她婆婆听了更不高兴。什么話？人家提心吊胆一夜沒睡，鐘停了，能怨媳妇？真是狗咬呂洞宾，不識好人心！她搗了两下媳妇：“秀英，把鑼还给大队长，省得提心吊胆还受气！”

昌秀英心里当然不好受，听婆婆这么說，却回头对婆婆說：“不，今几个早了，往后不会再早！”說着，就走到一边去了。这时候大队长正在向大家解釋，他把責任拉到自己头上，說是自己沒上发条，鐘停了，怨不得秀英。社員們听了也就沒意見了，大家一窩蜂拥到坝上去。

从这天开始，昌秀英每天都要提着大銅鑼，腰里悬着个小鬧鐘，在全村走十几遍。天還沒亮，得打鑼招呼大家起床；天蒙蒙亮，得打鑼集

合；早、中、晚三頓飯，打鑼為號；晚上歇工，也得打鑼。她提着銅鑼走過每一家門口，鑼聲白天黑夜在全村飛揚。雖然往後沒有再發生提早打鑼的事情，可她也從不叫你多睡一秒鐘，總是第三遍雞啼第一聲，她的鑼也就響了。天氣暖和的時候，你在这時能聽到第一聲鑼，刮風下雪的日子，你还是在那個時候聽到第一聲鑼。

除了打鑼，昌秀英還和大家一起修堤。上老堤的路上，她手里總比別人多兩樣東西，肩上挑了一副大筐，左手提着一面銅鑼，腰里挂着一個的答的答的小鬧鐘。到了工地上，她放下鑼，擺好鐘，挑起那副大筐，和大家一起從老堤前的水塘里把泥往堤上挑。哪里有冰，她就往哪里去，哪怕是數九寒天，她也赤腳跳下去把冰扒開；哪里土硬挖不開，她就不聲不響地在那里一鍬一鍬挖，一担一担挑，你是滿筐，她還能帶個尖兒。她不吱聲，可也不歇着，只悶着頭，認定一個挑得最多的小伙子，暗地里跟他比，一定要勝過他。她心里只有一個想法：“我是黨員，該走在別人前頭，在這節骨眼兒上，可不能掉在後邊！”

一個月過去了，又一個月。昌秀英就是這

么打鑼、挑土，挑土、打鑼，风雨无阻，早晚不誤。她的这股干劲，連一些不服輸的小伙子都伸舌头，豎大拇指。可是她的婆婆还是三天两天地跟在她后面唆咕。

婆婆是疼媳妇的。开头，她看到大队长叫媳妇敲大鑼，心里还高兴，这是大队长瞧得起她們家，才把敲大鑼的担子交给她媳妇的，可就怕媳妇累坏身体。媳妇泥挑得多，她也覺得臉上光彩。特别是第一阶段兴修任务完成，乡里組織了各个社百多个干部来參觀老坝，給社里献大紅旗，她更是滿臉紅光。看，主任、大队长都在夸媳妇呢，紅旗有她的一份，我們家也臉香……不过，日子久了，老媽媽却有些接不上气了，每回听到媳妇在朦朦的晨光中敲起的鑼声，她又高兴，又埋怨。什么事总是那么早？自己总是不能多睡一会，成天成夜的干活，人又不是鉄蛋……可老婆婆又是个要强的人，媳妇起早，她也跟着起早，但是每当她听到鑼声，一面馬上披衣下床，一面却又总要在心里唠叨几句。

有一天收了工，她等媳妇吃晚飯，等了好一会还不見来，就輕輕推开媳妇的房門走进去。只

見媳婦坐在床上，正就着那盞擦得透明雪亮的洋油燈剝弄腳后跟。床前放着一只木盆，盆里的水象黃泥漿，還冒着熱氣，一雙草鞋一邊一只扔在木盆兩邊。她知道媳婦剛洗過腳，就走了過去。當她看到媳婦那雙腳時，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。昌秀英的腳后跟上裂開了兩條筷子粗的口子，露出紅滲滲的鮮肉……

看到媳婦腳凍成這樣，她心疼得半天說不出話來。不能再叫媳婦這麼干了，得讓她歇幾天，別叫人家知道了背后說閑話，說我們老夫妻倆光想掙工分，不顧媳婦死活！可怎麼才能叫媳婦歇下？老媽媽轉念好久，才想出了一個辦法：對，叫媳婦走娘家。這話是講得出去的。從此，每天收工回來，她就要和媳婦嘮叨老半天。

昌秀英呢，怕叫婆婆再看到她腳上的口子，干脆不在家洗腳。每天一停工，就找了個小姊妹家，洗過腳、穿上襪子再回來吃晚飯。婆婆管怎麼勸，她只來個一聲不響的听着；第二天，天不亮就拎着大銅鑼和小鬧鐘又出去了。

這天，婆婆從塢上回來，看到媳婦腳也癢了，不由得在心里罵了幾聲，就去找大隊長。大

队长屁股上长了两个大疮，正疼得难受。他为了不使冬修工程因他的病而受影响，已经瞒着大伙默默地忍着痛坚持了一个礼拜。今天，他感到全身痠痛，人也在发烧，所以一回家就躺倒了。老妈妈来，他不得不支撑着陪她谈话。大媽要秀英走娘家，大队长当然不同意，这次冬修秀英是他得力的一只臂膀，怎能让她离开。可说服了老半天，大媽就是不走，大队长的老婆忍不住了，就插了一句：只要秀英愿意，大队长一定准假！

大媽一听，认为大队长同意了，满心高兴，一进门就冲着秀英说：“明天回娘家，大队长同意了！”

秀英正在理挑土的筐子，听婆婆这么一说，楞住了：“那不成，全村老少都在坝上，媳妇赶这个时候走娘家，又不过年，又不过节，人家会讲话！”

“讲话管他，你活又干得不比别人少！天不亮，大家还睡着，你得起来打镢；天黑了，大家收工，你还得打镢。人又不是铁蛋子，脚上冻了几条口子，腿也痠了，还不兴歇歇？”婆婆越说越气，说着说着，就去开箱子给媳妇准备换洗衣

服。她心想：只要大队长松了口，管你怎么强，我也得送你走娘家。

媳妇一把拉住婆婆：“娘，不行！挖塘挑坝是争取大丰收，是社里的大事，我哪能袖手旁观！再说，我是个党员！”

“我不管你是什么员，你是我媳妇，我不能听人家骂我钱迷了心窍！听娘的话，明天走！”

“不能，我走了谁敲大锣？”

“娘敲，你放一百二十个心！”不管媳妇怎么拦阻，婆婆还是给媳妇把衣服打了小包。婆媳俩争了半天，谁也没说服谁。最后，婆婆来了个硬顶：媳妇不走娘家，婆婆今儿一夜不睡，到什么辰光秀英同意了，她再走。缠了半天，秀英没法，只得勉强同意了。

“说定了，明天大早你走，敲锣的事，娘担下！”婆婆见媳妇把小包裹拎到枕头旁边去，象个准备走娘家的样子了，又叮嘱了几句，才回房去了。她想，明儿个我敲大锣，得叫村上人多歇一会儿，我也舒舒坦坦睡一觉……

又是个黑头天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大风整整刮了一夜，天真冷啊！当老妈妈被一阵晨鸡惊

醒的时候，她才想起昨夜沒有把大鑼拿过来，連忙披衣下床。只見媳妇房里黑抹烏烏的，她想：好媳妇，总算听了娘的話！她輕輕地去推媳妇的房門，門剛推开，就听到黑地里丁令令一陣鬧鐘声，她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，耽心把媳妇吵醒。等到鈴声过后，她又听到村子远处匡匡地傳來几声响鑼！这是哪个？这么早就起来敲大鑼？难道是大队长另外找了人？她擦亮一枝火柴，只見床上空空的，一条被子散乱地堆在那儿，一只小包还在枕边。媳妇呢？原来早出去敲大鑼了！

秀英敲完鑼，就回来取鬧鐘，迎面又正好碰上婆婆，她叫了声娘，婆婆气得臉色象紫茄子皮，沒应声就把头扭过去了。秀英想：晚上再和婆婆賠不是吧！于是，她赶上去追大队，她要責問大队长：为什么同意她这个时候走娘家？

但是大队长沒来，找遍了整个大队，也沒見个影儿。怎么回事？大队长睡失覺了？这是从来沒有的事！怎么他們家連一个人也沒来？她忙把大筐交給別人，提着大銅鑼，接着挂在腰上的小鬧鐘飞跑回村子。一进門，就見大队长滿臉血紅



地躺在床上，額头上摆着一块湿手巾。

“大队长病了！坏事了！”她在心里叫了一声，輕輕地走到大队长床边。

大队长蒙眛中听到有人来了，睜开眼一看是秀英，忙轉过臉对她說：“是你！来得正巧，我正要叫你大嫂找你去。”大队长有气无力地說，他正在发高烧，屁股上疼得象擱上了两块燒紅了的烙鉄。“我撑不住了！快去找錢主任，告訴他我病了，要他指定一个人代理我的工作，快！”秀英听完，返身就走。大队长又叫住她：“告訴大家，一定按期修好老坝！”

昌秀英拎着大銅鑼，气也沒喘一下就飞奔到社里去，沒进村子就看見錢主任正站在村头小河边和一个干部談話，就嚷着奔过去了。錢主任見她跑得这么急，远远地就問：“什么事，这么慌慌張張的？”

“大队长病了！”昌秀英边跑边叫。

錢主任听說大队长病了，不由地一怔：这倒是个难题！正是冬修的节骨眼儿上，病倒一个大队长，这还得了！他搔搔头皮，楞楞地蹲在小河边。